

偉大的畫家
宋真
千成深
張曼每份五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
總發行所：北京中法大學出版部

主編：張曼
編輯：張曼
每份本報八枚，外埠三分。郵寄一元
北京二龍山袋胡同十六號
北京中法大學出版部

京官四題
通信處：北大第一院建設社
出版日期：星期五
零售：每份五分
半年五角全年一元

京報副刊

第二〇九號

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

今日

伏虎

一 重陽

二 關稅會議開幕

三 本報新舍落成紀念

今日何日？不是舊曆的重陽節麼？

朋友，你一看這話，你便知道伏虎是向什麼樣的人了。中華民國行了陽歷十四年，還有提筆不忘舊曆的記者，還不是怪事？朋友且別怪，伏虎原是這一類的人。

去年舊曆八月十五，他曾代二〇二四年的後生小子立言，對於一百年的某先哲有了小小的不敬。甲先哲稱中華民國為「我朝」的，乙先哲是在革命未成以前自署「悠悠我思」的，他們在民三民四復古潮流正盛的時候，約定在陽歷元旦大敬其賀年帖子，而於舊曆新年默然不置一語「新禧」等字樣，「儼然沒有介事！」

所謂復古潮流，至今還留著許多痕跡。近數年來的中國衣服款式，不是時行寬博麼？時

髦的少年，暑天不是手執長柄的摺扇麼？頭上戴着的，不是常見有一頂綵紗小帽麼？帽頂上不是還有一顆紅綵的結子麼？脚上登着的，不是有兩雙梁布底的緞面鞋子麼？凡是這樣打扮着的人，不是見人決不肯脫帽，也決不肯鞠躬，卻非拱手不可的麼？名片不是一定要帶紅紙單片的麼？書舖子裏不帶墨印舊籍，不顯他的內容，專務他的不是時行的裝束，以迎合這班人的心理麼？開口不是總要講幾句孫文黃興的壞話，說中國革命的成功只是幸運的，他們無非是些搗亂鬼，一見袁世凱便駭的魂不附體的麼？不是自己剛過了二旬大慶，便要大罵四五十歲的老青年為「少不更事」的麼？腰不肯即卸，背不肯卸屐，少年不是每引為奇恥大辱，非一時三刻卸之便不快於心的麼？不是稱陰歷一定要寫「夏止」，而不用舊曆歷陰歷等字樣，以別於陽歷之為「夷止」麼？——諸如此類，有的是，有的是！現在社會上真的還留著許多痕跡，我們要去找尋，決不像古生物學家找尋古生物化石的那樣困難。

這是不可以磨滅的，對於上述這些人的將治與拯救，甲先哲與乙先哲一定無形中盡了不少的力。不消說，對於救出這些人來的父兄師長們，打擊自然更大了。

但是二十一世紀的後生小子們到底對於兩公有了小小的不敬。他們以為這種舉動只有當時而沒有永久價值的。一種舊習慣的廢除，除了捨的本身自有廢除的理由以外，還夾著當代革新派人們習慣舊習慣的威情作用。一到舉過情運以後，舊習慣依然顯得舊習慣的自身價值，復活的希望是再沒有了，那時回過頭去看看，在愛好古舊東西的賞玩與研究的人們，自有他的無窮趣味，一般人一時不易領會的。例如鴉片，在通行的時候真是可恨極了，即使私藏一分一釐也該處罰，但是一旦禁煙事業完成，人們瞭解吸食鴉片的毒害以後，鴉片的本身是藥材這一點價值漸漸恢復，不像通行吸食時的可恨了。又如皇帝，在專制政體之下是何等可恨的東西，不但現在，恐怕世界上還有皇帝一天，這種習慣便便廣積一天。但是一旦世

今日	伏虎
出遊	春臺
歸思	綠蕩
登高	墨卿
心的去向	北斗

界上的皇帝除滅完了的時候，這件玩藝兒放在這話裡是何等重要，何等有趣的東西呵！

二〇二四年的後生小子的意見是如是。但是伏爾不想抵賴，他一方代二〇二四年的後生小子立言，一方他的意見也以爲即在今日，對於這種舊時令節，已大可不必一儂無沒有介事「了」。

重陽我們應該喝酒。平日一點沒有事，却大碗喝酒，大醉待客者，應該受禁酒條例的處罰。禁酒條例，節口不但理應廢除，並且還應增加獎勵節日飲酒的附則。下酒品我們不妨用麪粉。麪粉是極美的物品，也是極危險的物品。報上不是常常登載着因食麵而害病乃至送命的新聞麼？這個理由容易明白的：第一，麪粉的身體太屈折，小動物容易寄生，我們大動物固不容易洗刷。第二，牠的構造太不類，人們只喜歡嚼去吃牠，不願意用心去想牠。牠的胃甲裏面，有著一塊「六角板」，得迅先生在一「論雷塔之倒塌」文中所謂法海和尚的住所。這是牠的內臟，一不小心把牠嚼破了，法海和尚便會把你當作白蛇女士的使者，給你種種危險與不安。底下還有一層腹甲。當買麪粉的時候，買商每欲生生的揭開腹甲，大聲說「怎麼！紅不紅？」這時就可憐的被「臉紅」者，十脚同時使勁爬動，叫人看的是肉麻，情

願立刻答覆「的確新鮮得很！」在這個腹甲的當中，有一條黑色的污物，也是我們的注意力應當注意的處所。此外便是兩個大齒，這是古來多少詩人賞家的好材料，但也確有極美的滋味。因爲是美味，所以用絨毛嚴密的保護着，不知徑路的人們便吃了牠的苦。絨毛最是藏垢納污的處所，如不仔細的洗刷干淨，這里比背甲腹甲更容易叫人害病。因爲牠的身體較爲複雜，所以非略有知識的人不好着手。而北京的所謂上流階級，大抵是懶惰成性，連打電話也要先囑咐差叫來了然後去接，無論從什麼地方初到北京的人看着都詫異，誰肯親自出來做這類瑣屑的事呢？所以我要說到三個月理由，是不肯自己動手。因爲不肯自己動手而害病，而送命，都是該的。要知既美又有刺的玫瑰花應該小心的吃的呵。

重陽我們應該登高。人們太喜歡城市了，大半自然因爲人與人的關係，一切事都得到城市中去辦。但過令節，尤其像重陽節有登高之遺風的，我們決不可以放過。固然亭臺不值得一登了，這應該讓給身體衰弱的臭名士，他們的能力早已不配登什麼高了，他們的腦筋中也早已沒有什麼風雅了，他們不遇逢到這個日子吃一頓照例的酒肉，做幾齣照例的沒有靈魂又

沒有詞藻的舊詩，中華民族的新詩，重陽節找登高的處所，不把他們的一身低一放在眼前。

重陽我們還應該賞菊。賞菊本來只要自嘆，有興味，人人都可以買幾盆去賞。北京的匠手藝較好，因爲紉枝的關係，往往一枝上可以開各色的大花幾十朵。北京人的特別人生觀是一個「暫」字，今天不能算定明天是不是在北京，所以花草也可以與家具一樣，帶登兒向花房租賃。但這種賞菊並不是我所謂的賞菊的賞菊。重陽是大家的，所以菊花應該放在大家看得見的地方。北海公園，中央公園，京兆公園，城南公園，都應該有菊花會。會中陳列的菊花，都得經過藝術家的指導，排成美而整潔的式樣。啊，我記起從前總統府的菊花來了。大概是因爲總統府罷，所以花匠格外拿出好手段，裝成種種不同的花樣，尤其是屏仁堂一帶。

說到屏仁堂，我記起今天的第二個意義，關稅會議開幕的日子來了。現在把重陽的話收起，再講關稅會議罷。

大洪

預告(十月十六日出版)
今月的覺悟(論說)
梓樹通之「愛國運動與求學」
毀滅(詩)

成仿吾
未艾
李伯昌

通信處
上海
南京路二
九五

沉鐘週刊第三期目錄

一瞬間的黃昏
林如稷
思多文惠(正文)

國魂

十月二十日出版目錄如下：
國魂社成立宣言
白

(子)

四時夜半女子畫(詩) 胡適
 又一個四川人呼聲之聲 鄭元瑞
 考場人呼聲之聲 陳雲青
 「給我點新鮮空氣」 顧昂若
 十一月寄足三 票三分索取，信寄北大歌詠研究會
 十期 北京大 語絲社，國語週刊社均可。

還不敢望於帝國主義的各國的。但國民應該起來說話，起來主張，起來作種種示威運動。政府粉飾紅牆，修築馬路，預備多少特別號的汽車，無非爲了這個：國民起來開會。演說，遊行，還不是一樣爲了這個？我們都應該提起精神注意呵，這是我們切身的問題！

說到我們切身的問題，我忽然記起今天的第三個意義，真是我們切身的問題，就是京報社的遷居。我再說幾句話結束這篇雜感罷。

三

京報因爲年事業發達，原址萬萬不敷應用，於是有所改在魏染胡同新建樓房的計劃。這是值得慶祝的：第一，遷居的原因與副刊有關，第二，遷居的結果也與副刊有關的。

遷居新址以後，京報的組織比較複雜了。因爲組織比較複雜，與外間來往的事件，各有專人接洽，可以說不心爲自身辦事的便利，也是爲社會一般人的便利的。

出遊

宗杰

春臺

○ ○ ○
 今天的日子是太重要了，而我的文才太短，時間又太少，從重陽說開關稅會議，從開稅會議又說到本報的遷居，都是隨手寫來，簡直沒有一句中肯的話。現在正在要與舊址分別的時候，聽差們等着連筆墨都要拿走了，無論我還有多少未曾說出的重要的話也決不能讓我再說了，那麼我們還是恭請愛讀諸君惠臨新址賜教，再見罷。

我們平日儘喊抵制某貨，儘提倡發展實業，如果關稅不改良，這種喊聲都是白花的。工業發達的各國，資本家對於工人不肯略略放鬆，工人費了多少無謂的力，結果工資還是不加，時間還是不減。於是造成出產過多的現象。這種過多的出產，爲維持貨價的緣故，本來是生生的毀滅或沉沒的，現在不用一毫本錢，運到入口稅最輕的中國。中國本國的出產，無論可以省去運費，本錢是再輕沒有的了，總這般不過他們沒有本錢的貨物。所以抵制外貨的失敗，國民只有五分體面還是小原因。大原因是外貨太便宜了，國民無論如何具有愛國的熱誠，也經不起經濟的壓迫。中國並不是沒有原料，因爲出口稅輕，外國商人買去了。中國並不是沒有人材，因爲原料被別人買去，巧婦難爲無米之炊了。

這幾個原因就在關稅不自主。關稅本有兩種意義，一種是納稅性的，一種是懲罰性的。前者是本國商人對於國家應盡的義務，後者是外國商人來對本國應盡的義務。現在關稅當作一種抵押品，完全操在外人的手裡，關稅的原來意義因而失掉了。

最好自然是像中俄協定第十三條：「兩締約國政府，訂立商約時，將兩締約國關稅稅則，採取平等相互主義同意協定。」有人知道

京報日出萬分，再加副刊月本千餘，所以本州的讀者至少在一萬八以上。這一萬位讀者，每位都可以說是京報的一員，在社任事的幾百少數同人，不過供這一萬位讀者的使喚而已。本社搬家以後，在較日系統的組織之下，甚望讀者諸君子以各種指導與幫助，同人決不肯有負諸君盛意的。

你是好遊的，我願同你講講我去年在里昂時的遊興。
 在那裡的時候，每年暑假我必到山中或海邊旅行。而且每逢禮拜日，只要沒有約會或緊要的事務，我也必到鄉間去散步。有時天氣不好，我這是要出去，一則因爲天氣不好，所以在家庭沈悶，二則看看變態的天，是很難得的。你或者想我是太風雅罷？這不然，在法國，即使是麵包工人，洗衣女子等等不常人，只要輪到他們休假，他們就去遊玩。不過我有幾次是有忘到遊人較少之處。
 去年這年時節，我與方曾二君同去遊山，

真是快樂。那一天是重陽節，所以我們約定去登高。對你老朋友不妨老實說，因為我不必防你誤解的，我不肯爲了要革新而絕對抹煞舊事的好處。你雖然廢去，出遊究竟是好，我們儘量去迫自己忘記那一天是陰歷的九月初九。你知道，在四圍沒有附注陰曆月日的歷本時，苦心去探問那一天是重陽，這是在各種書籍上某學者的生平是一樣有興味的。適巧這一天，家沒有功課，所以我們決計登高去了。自然，我們雖然說登高，決不想學遊歷的故學，倘若你不以我的話爲然，那末我要反問你，你不是禮拜日不去上課嗎？難道你是耶教信徒嗎？

那天是濃霧，在直往鄉間的電車中，玻璃窗上罩了一層薄霧，使我們不見一路風物的絲毫。到了 Yansheny 山中，我們下車來，薄霧已去，忽然見到遠近的山色村景，微紅的朝日照在我們身上，更加清風的飄動，使久悶車中以板板我們如如驚異。在里昂，凡這樣的早晨，日中一定是晴的，會君用了他的習用語說「實在好！」而方君撫手不如平日的戲笑他說「實在好！」而方君撫手不如平日的戲笑他所說的不是過言。真的，在我的許多次的野遊中，這一次是最動感了。長久關在四面厚壁的室中，只有一個或半個詞，間或來換一換實突

突裝在這塊立方中的氣體的，一小部分，彎了腰想問題，因爲精力不足，很容易，也想不到答案了。在這樣坐關以後看見大氣，實在有新鮮感覺的，這不僅是心理上，大部分的還在生理上的好處而且先感受到的。中國罵我們學生不肯用功的謔音夠響了，我們只得來叫出遊了。你知道，坐在房中用苦心的時候，偏有雪片似的日報週報月報飛進來，說我們太不用功，太愛遊逛，我敢說，一個赤貧的乞丐被罵爲驕奢逸樂，也沒有這樣的難忍罷。自然，野遊的快樂在於勤工之後，非游蕩者所能懂得的。

我們拿了手杖，沿着不認識的大路進行。大家都穿輕便的夾大筆。戴便帽，不怕被風吹落，還便於從荆棘中鑽進去。方君最愛於旅行時用皮裹腿，我也有我爬山慣用的釘齒皮鞋。我們各講家鄉在重陽節的風俗，我屢次想到紹興登高的龍山。正在歧路口猶豫的時候，有一人從後面上了，於是我問他到 Yaron 去的路徑。他說他正是到那裏去的，同他走好了。兩條路都是可走的，不過走下面較近。他在皮袋中掏出地圖來給我們看，從山填經過許多小村，直上就是目的地，而他還要沿高崗由南山下去，這樣繞一個圈。他立刻測測到我們是中法大學的學生，他知道我們常有電報，因爲他是電報局的局員。他利用這一天輪

到他的休息日，專來跑山路，雖然他不知道有所謂重陽的。

路邊的槐樹與栗樹的葉色正在轉黃了，山中靜寂，時聞落葉到地的聲音。小鳥枝東枝西的唱和，他們恨秋景將殘，所以有意加工。聽這種聲音，我們知道備人努力的老年人們的方法是何等拙劣呢。

行至將到目的地時，因爲是爬山兩小時餘之後，微汗出來了，全身暖熱，而且胃口大開了，這位電報局員要吃他皮袋中的麵包了。我們平時看吃飯爲隨便的事或竟認爲討厭的事，在這時節，我們也急於飲食了。然而我們原定到村中買酒或汽水的，所以沒有帶來，於是不能與這位法國人一同坐下。

一條溪水在山徑旁流過，他的來路與去路都隱在濃葉中，但幾天下雨之後，故水其清而旺，聽他從很遠的地方流來，又流到很遠的地方去我們看這溪水了。走幾步過去，矮樹叢的後面，滿枝果實的蘋果樹旁邊，綠草上幾段樹幹上，我們坐下吃飯了。雖然沒有酒或汽水，聽了清亮的水聲已經止渴了。

宗大，野餐具有味呢。第一個特點是有一種清純的大氣，倘若說我這話太渺茫，那末野餐之所以這美味者是什麼緣故呢？或者是我還帶了野餐的遺傳之故罷，我愛野餐其妙固在四壁中間吃飯，似乎，只要看見樹枝或草地，

(十月十八日出版)

時事短評

時局一瞥

第十四

「清江風雨近重陽」

(青田)

(世莊)

狂兩

1 閃光 長虹作的短詩一百四十五首。已出版。
 2 狂 不定期刊第一期 已付印。目錄列下

失意的英雄 (散文)
 在死人之側 (翻譯)
 文化之省要與登進 (論文)

燕尚欲
 生鐵橋



歡迎廣東外交代表團
 本社參加北京國民外交代表團之
 時事短評
 亦化、道、

粵者

了版

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本京零售每份
銀元四枚外埠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
元總發行所北京法大舊道門牌廿九號

的版

丁大王爺(小說)
五天(雜記)
生的運動(小說)
通信處北京沙灘銀閣十三號王盤
代售處北京翠花胡同北新書局

通信處：北京大學第一院轉
價目：零售每份銀元四枚，郵寄二分，(款項
長期訂閱一元寄足五十期郵票代價不折不扣)

雖然所吃的並非是新鮮冷牛肉與果子醬一類東西，覺得與故大不相同。

其實我所講得天花亂墜的法國風景遠不及我們的鄉，而我們的鄉在中國是不算什麼的。因此，他們與我都是山嶺回國周遊中國的，我後幾時到山之奇偉，方有最夢想西湖夫言，而久得西湖的曾見覺之告他說，不說見過，沒有方法與象西湖之美的。我們則覺得這組織一全全備旅行處，尤其應該在雲南，西藏，青海，新疆，蒙古至東三省繞一個圈，我們學生的採取植物標本，學文學社會的記錄與會狀況，與調查及照相的錄取各地及物，各任一職，共圖進行。只有一個困難問題，至少應選一個導遊的，然而這最困難，讀所學之學，學以學乎人人是很「精靈」的，真的，再來，去，尚未得一精靈的會做導遊的。因此，只買農具日用器學須各人帶些。大概，學琴，發熱，頭痛，出這這幾種樂器頗多。現在可以問問你，你有帶種樂器同去否？將來旅行告終，把各樂器的記錄整理起來，可印專書，這種報告，可以自編，非以前所有，對於將來種種紅紅綠綠，有益的。

我們這想自各處設立旅行招待所，改革現行體制，及擴充旅館，某城市範圍內與附近者

什麼古跡風景或工商機關可游，輪船火車碼頭之雇用，均由招待部指導而且負責。最緊要的一句話，我說得小一點，全中國交通便利的時候，一切必呈新的活氣象，戰爭可免，生產可豐，金融可流動，你我的疆界可消失，國民的智識可提高而推廣，那時，決不是現在沈死的中國了，這是我可預定的。

到現在，回國已九個月了，我簡直還沒有游過，看街上槐葉變色，我不得不追念去年的重陽了。我特來告訴你，我的這個想這不半年開始空架接，我早就這樣構想的。

去年的快樂還不只此哩。我們飯後到蘋果樹下拾起美麗的果子吃。這時麵包牛肉等已經吃完，皮袋已空，所以一路拾梨栗蘋果放在袋中，滿滿的背回來。後來，煮栗子吃了四次，蘋果梨子除生吃外，做了兩次果醬，幾位不行的朋友們嘗了都說「實在好」。

我們爬到山上村鎮中，在加非店門前，白石的小圓桌旁邊，我們坐下。太陽穿滿疎疎的花棚，照在我們上面，已經覺得可愛了。

我們揀了本地的風景片寫寄一位薛君，他是在高山中的 Aurans 村養病的。我們說可憐今天沒有他與 Ho, Hs, Ho, 他同我們在 Chantay 游山時遇見女學生旅行團一大隊，其中許多人與我們談話的。因為不知道他們的姓名，所以就由他們所唱的聲音為名。

我們又往村後的高山上去，深綠的柏林很茂密，根處的鳳尾草已大半枯黃，我們儘管帶帶帶鑽，希望他是日麗里路的深。風過時×有聲，我總想設想這是老虎來了。我們想在這訓練習，養成往西藏新疆去探險的精神。到山頂上，有一個聖母像，回國四周，山峰都在我們腳下，然而這還不是我們精神的終點，因為前人已經走到這個高度了。

坐公用自動車繞下山，我們再三的說下禮拜還要來，而且冬季要來雪。電車在村中等候，不是專等誰的，卻等候無論什麼按時到來的人。我們笑迷迷的坐着，因電車的振動而搖擺，很親切的重閱腦中今日所得的新印象。到現在我還沒有忘記那時的快樂。

好游的宗杰，重陽到來了，你將怎樣的利用呢？明曉的紅葉將默默的落去，你忍心不去說一聲再會嗎？

歸思

不忍登高臨遠。
望故鄉渺邈，
歸思難收。

心的去向

北斗

聽說這些穿洋服的青年們出入於東安市場之閒心，請教考試的成敗，有什麼查報的記者，這話聽了，雙面，事移確有這著處。這都是對的，事不關己，何曾開過問星處，有同行關係，替他辯護，實在我覺得如此：這都是對的。問，尤為對的有這思。

羅道學家的老生常談，心是安放在腔子裏的，用不著跑出去——穿了洋服跑出去問。然而人心不古，這顆心早已不在焉之威焉。所以多問的時候，身外邊亂跑不可了。有一個略有歷史考證的朋友，從各種百科全書中查出這失心 原因，說給聽，據說是有兩個

甲、這步村鹿堂看書人心有七竅，把御前大臣比干開「腔摘」心。比干既是聖人，開了什麼腔，裏面會死呢，所以他從丹壇上爬了起來，也不說一聲「謝王龍恩」，（因為他有點生氣了，）使裏上紅袍，用腰帶一繫，一溜煙走出午門去了。走到南來道口的御河橋，看見一個婦人在那裏洗山東大白菜呢，他問道：「哇，你說有心好呢，還是無心好？」她本來無說有心好，但是不知怎的無心好，趕緊請了一個安說道：「咳，無心也好吧。」比干聽了大悅，便把地裏了去充當第幾位夫人

，——可惜這數目字翻遍商周之交的文獻也終於查不出。比干自此以後告老在家，活到一百二十歲，留下八十二個兒子，這些人的腔子裡，都還沒有東西了，傳到此刻，不知道已經繁殖到若干萬倍云。此其一。

乙、自從中國和紅毛互市以後，從西海中來了不少收括，肝眼珠的人，於是中國遂愈感到心之缺乏。他們檢查心之虛實有一種極好的方法，便用手指在胸前重重地敲打，倘若發軟，那即是比干的嫡傳，犯，著多化解剖之勢，像馬九似的在楊鐵胸中摸來摸去，找不著，他們就放他走了，只給他吃一顆「那爾丸藥」，雖然眼睛也自然遠，以視玉而代以兩隻西洋狗眼，至，不是這樣的一種人，當然除了手術而變成鋼這種一樣了。統計近一百年來這種率比干派派子孫驟然增加，於是在鬧市上撞來撞去的鬍子都是他們，想從中間去找尋少數扣胸不作收括發軟的人，已如風毛麟角之不得見了。（天厭紅毛，他們的買賣也就做不成了，真足以大快人心。）此其二。

以上是我那朋友的考據，別有一個留心時務的朋友非難他，說他只知道過去的事情，反把現在最重大的一個原因抹殺不提，若不是無心疏忽，那就是有心遮掩，都於他的學者的名譽有關。據他說來是如此：

丙、最近這幾年，俄羅斯的紅色馮激派施行比帝國主義更壞的一種政策，專用盧布收買良心，雖然這查不著他們的定價表，但據某局長著論證明，這收買是一定收買的了，因為這局長是著名地硬的。在中國現今心遺貨色正在匱乏的時候，那裏禁得起外人這一收買，當然立即缺貨了，雖然滿洲里的警察著手查禁一切動物的心出境，却已有點來不及了。所以他要正告那位考證的朋友，他的說明是一部分的，而且道儘上他應——（將我勸去十句話沒有寫出，因為我們彼此都是好朋友呀。）總之中國的心除少數外已經收買得一個都不剩了。此其。

綜合這三個原因，中國現在的心之缺乏是極確實的了，你想問他的時候自然也就沒有地方去找也來問。幸而不知怎的還有一兩個無主的心流落在外，大約是在夜市地攤吧，經那些誠實的人看見買去，像牛黃狗寶一樣的供養起來，彷彿柳人似山能顯顯不本領，遂成爲問心處一洗的聖地的起原，爲自己沒有心可問的人之隨身贈禮地：此亦固其所也。我的心存乎亡乎，我不知道，或者是沒有了，這其實倒也清爽。不過我不必到東安市場去問，這並不僅是我沒有考試成敗之可問，實因我還有我的星在。十月二十三日，于問星處。

語

論小說的瀏覽和選擇
明譯伊索寓言
豬的悲劇

魯迅
子榮
杜若

自由

時事述評
關於會義之議案
命佛郎案與怎樣？

（十月十七日出版）

文文
伯伯
（西）

進

時事短評：
（一）章士釗的報紙果能用週末日才完麼？
（二）花樣翻新的陳軍文告

（十月十六日出版）

雄生